

## 媒介對話

從幾首詩說起

## 東西隨想的遊戲

游靜



一九八九年六月

中國

明信片背後說：「人民屢跌不倒 民主即滅即生」。

今年四月中，我跟一位朋友談到多種藝術表現媒介對話、互動的可能。這位朋友立即說：「對話！好像總是中國人特別喜歡時時刻刻把『對話』掛在口脣邊！」我們談話後不到兩星期，北京學生就藉着悼念胡耀邦活動，要求與政府進行對話，以表達人民對政制改革的渴望。「對話」一詞，一時間又成爲官民各執一端的思想界線，標誌着雙方對權力、政體認識的徹底分歧。北京人相信對話，要尋求和建立對話，對話的可能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改革。但對於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一代來說，「對話」幾乎是一種叫人聽到卻也等如聽不到的詞彙。「對話」這「能指」變成一無所指，作爲一個可用詞語，它本身就喪失了刺激並創造對話的功能。整個北京民運事件以至賀維訪港，正是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對「對話」的不信任。集體價值系統的崩潰、市場對象由大眾到小眾、政治生活與個人生活分裂，都是現代社會中文化發展相類的命運。去年美國大選中最明顯的現象，是美國人普遍的，對大選活動的冷漠，投票率一次比一次下降。就傳媒接觸的市民中所見，大部分美國公民都表示，總統候選人不能夠代表市民的品味。在美國這似乎可以象徵民主的國家，人民卻感到政治活動根本沒有足以代表他們的聲音，覺得別無選擇。個人與公眾失落了對話的聯繫，個人與個人的對話非常珍貴但罕有，不敢輕舉妄動，在大量閒出來的精神時間中，個人只集中與自己對話。

也是在自己與自己對話到與另一個人對話再到與模糊的、陌生的公眾對話，這遙遠的路途中間（「路途」所帶來的直線式聯想在此不很確切）出現了大小、形狀、顏色不一的「物」。梁秉鈞很多詩作，都是從自己與自己對話出發，希望把語言也送到另一個人那裏去。以前讀的一本不知怎樣的書說過，一個人對世間事物的認知，只能反映和構築這個人自身，並不能

反映所謂客觀現實的任何一部分。詩人藉着書寫「物」，一個又一個不同的「你」來舒伸、表達也創造他自己。在這樣的過程中，他也建立了與物、與「你」婉轉彎曲又不斷變化的關係。「物」是一種他體，一個異己，卻也同時是一個自己。是以在體會、創造「物」的過程中，也要求「物」體會、創造自己：

「也許我總無法如你期望般的  
看你，像一樹紅花那樣看你  
我也嘗採首越過窗框看你生長  
說這些花開得跟別人的不一樣  
你執拗地搖晃，彷彿說不外是濫調  
重複着濫調，也許我們走向相同  
方向，但卻避不開前後糾結的陰影  
在一個偏頗的彎角枝葉鞭打我的  
窗子  
猛然的攻擊裏我找不到你的  
眼睛，我有時也不免懷疑  
這不斷對一切搖首的花葉  
可也看到我有不同的枝椏  
長向不同的方面？」

（〈鳳凰木〉）

梁秉鈞的詩中經常出現的問號、「也許」、「懷疑」流露的是主體一種看待事物的態度，這些和他的「詠物」詩中也經常出現的主客互換、要求釋解事物的封閉，與世界重新建立勇敢、溫暖的連繫不無關係。兩者在詩的結構中造成一種拉扯的內在張力。他一方面在找尋，對看似拒絕與他對話的物件不斷要求被聆聽，另一方面也在說話的過程中聆聽、紓解他自己。這也是一個伸出手來，即使遲疑和失望，卻堅持與外物、世界對話的位置。他的〈蓮葉〉組詩中往往是從對話的渴望走到對話的不能；符號的秩序游散，問號逐漸形成質詢，「你」和「我」再次變回分裂自閉的個體，語言也戛然而止：

「我想我的話到頭來終會落空，  
不能令你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在一個細紫的人體下，有小字寫着：「一次以「物」為主題，揉合詩、舞、動作、環境裝置的多媒介合作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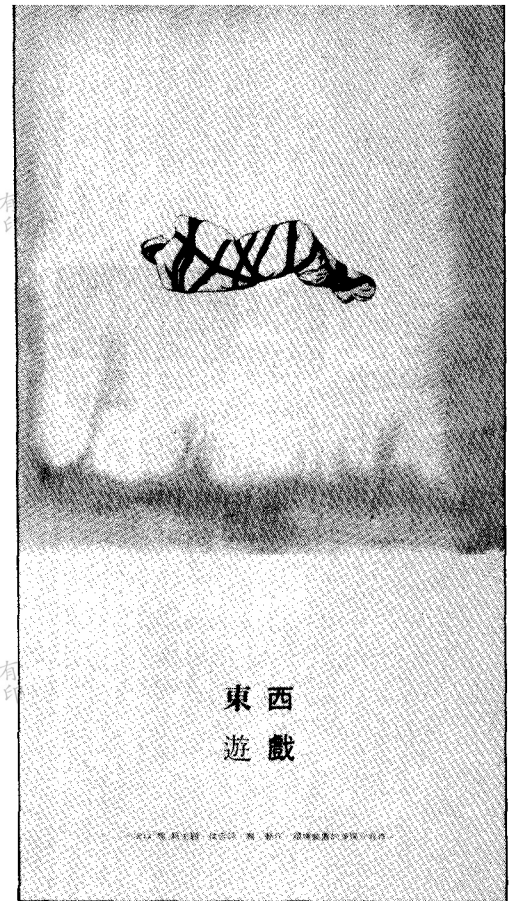
放棄劃定的方圓，實在感覺冷暖  
你若是站在堂皇的那一邊  
自會以我的沒有裝飾為褻褻了。  
我終於也沉默下來，只是仰望遠山  
看一脈一脈的淡藍和灰綠  
洶湧而來，撞破對稱的秩序」（〈冕葉〉）

「邊緣的花葉有自己的姿態，你可留意？  
你會不會細讀？獨特的葉脈如街道縱橫

反駁你心中既定的藍圖，你有沒有細認？

（〈邊葉〉）

在比較近期的，如〈青菜沙律〉、〈球鞋〉、〈給苦瓜的頌詩〉、〈靜物〉中，卻蘊藏着一種從對話的渴求到經歷過對話的艱難以後，逐漸，隱約的傾向尋索到對話的可能的孤線發展。〈球鞋〉把繪畫一隻球鞋與做菜的過程連在一起，一件實物與一堆食物在「你」欣賞、穿插、創造的過程中，得到開解、安慰，煥發出新生，一如被「輾成碎片」、「撒成灰塵」的「他們」，也終會變成「我們每日的陽光和空氣」、「生活裏的盆花和桌椅」、「我們



## 東西 遊戲

總在讀着的那本書」（〈靜物〉）。陽光、空氣、盆花、桌椅與我們讀着的書，雖然不能再是一個與你好好說話的人，卻以另一種形式的具體存在，成爲一種生活中持久的、與你對話的質素。「物」，很多時候，也就是在生活中聆聽、安慰，又化解我們的質素。物的具體存在提醒並反照在我們內裏這種質素的可能。有時候，物的封閉、麻木使你驚懼、感覺受到傷害，因爲那叫你也同時看到自我的封閉與麻木。如果真正喪失了與人/物說話的勇氣與能耐，實際上也等於，不再能與自己好好說話了。

在集體構思《東西遊戲》與體現構思的過程中，發生了很多事情。有些關係中斷過，有些重新駁上，有些正剛剛開始，有些在劇烈轉變的過程中。《東西遊戲》也隨着這些「偶發」事件不斷移換觀察、閱讀和創造的角度。無可避免地，「它」也詮釋了我們在資訊中收集過來的歷史碎片。大概「它」自己，也會變成另一個事件，或者碎片，一如這篇本來是由東西，或者遊戲而來的浮游散佚的字。寫完，如放下一個電話筒，發現餓了，就可以去喝一碗洋葱薯仔湯。

七月九日